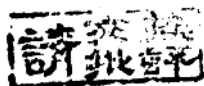


中国近代史学习文献



武汉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稿》

编写组选编

一九七五年九月

K502.7/5



目 录

马克思	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	1
马克思	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	10
恩格斯	英人对华的新远征	14
恩格斯	波斯和中国	18
马克思	鸦片贸易史	25
马克思	英中条约	33
恩格斯	俄国在远东的成功	39
马克思	新的对华战争	44
马克思	对华贸易	62
列 宁	中国的战争	68
列 宁	关于中国革命	74
列 宁	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	75
列 宁	亚洲是世界风暴的新泉源	82
列 宁	亚洲的觉醒	84
列 宁	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	86
列 宁	论俄国对中国的侵略(语录)	89
斯大林	论俄国的侵略和中国革命(语录)	93
毛泽东	纪念孙中山先生	96
毛泽东	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	98
毛主席	语录	100
(以下各篇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请读《毛泽东选集》)		
毛泽东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 毛泽东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 毛泽东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 毛泽东 星星之火，可所燎原
- 毛泽东 实践论
- 毛泽东 矛盾论
- 毛泽东 五四运动
- 毛泽东 青年运动的方向
- 毛泽东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 毛泽东 新民主主义论
- 毛泽东 新民主主义的宪政
- 毛泽东 改造我们的学习
- 毛泽东 论人民民主专政
- 毛泽东 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 毛泽东 别了，司徒雷登
- 毛泽东 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
- 毛泽东 “友谊”，还是侵略?
- 毛泽东 唯心历史观的破产

马克思

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

有一个爱好虚构的思辨体系，但思想极其深刻的研究人类发展基本原则的学者^①一向认为，自然界的基本奥秘之一，就是他所说的对立统一〔contact of extremes〕规律。在他看来，“两极相逢”这个习用语是伟大而不可移易的适用于生活一切方面的真理，是哲学家不能漠视的定理，就象天文学家不能漠视刻卜勒的定律或牛顿的伟大发现一样。

“对立统一”是否就是这样一个万应的原则，这一点可以从中国革命^②对文明世界很可能发生的影响中得到明显的例证。欧洲各国人民下一次的起义，他们下一阶段争取共和自由和争取比较廉洁的政体的斗争，在更大的程度上恐怕要取决于天朝帝国（欧洲的直接的对立面）目前所发生的事件，而不是取决于现时的其他任何政治原因，甚至不是取决于俄国的威胁及其后果——可能发生的全欧洲战争。这种说法看起来非常奇怪和荒诞，然而，这绝不是怪论，凡是仔细考察了当前情况的人，都会相信这一点。

中国的连绵不断的起义已延续了十年之久，现在已经汇合成一个强大的革命，不管引起这些起义的社会原因是什

① 黑格尔。——原编者注

② 指太平天国革命。——原编者注

认识到：驻防旗兵虽然不通法令，可是决不缺乏勇敢和锐气。这些驻防旗兵总共只有1500人，但却殊死奋战，直到最后一人。他们在应战以前好象就已料到战斗的结局，他们将自己的妻子女儿绞死或者淹死；后来从井中曾打捞许多尸体。司令官看到大势已去，就焚烧了自己的房屋，本人也投火自尽。在这次战斗中，英军损失了185人，他们为了对此进行报复，在劫城的时候大肆屠杀。英军作战时自始至终采取了极端残酷的手段，这种手段是和引起这次战争的走私贪欲完全相符的。如果这些侵略者到处都遭到同样的抵抗，他们绝对到不了南京。可是事实上却不是这样。对岸的瓜州城投降了，并交出了300万元的赎金，英国海盗自然极满意地将这笔款项放进腰包里去了。

过了镇江，航道深达30浔^①，因此就深度来说航行已很便利，可是某些地方的水流非常湍急，每小时达六七湍以上。但是没有什么力量能够制止这些军舰开往南京。8月9日，英军终于在南京城下抛锚了。结果不出英军所料。清帝^②恐惧万分，只得于8月29日签订条约^③；而现在英国人就是借口中国人似乎破坏了这个条约而提出了新的战争相威胁的新要求。

如果这次新的战争真正开始的话，它大概还会按前一次战争的样子来进行。可是，现在有许多原因使英国人不能指望得到同样轻易的成功。那一次战争的经验，中国人是不会白白放过的。不久以前在珠江的军事行动中，中国人在炮兵

① 一浔等于1,83米。——原编者注

② 指道光皇帝。——原编者注

③ 指1842年的南京条约。——原编者注

射击和防御方法上技术大有进步，以致使人怀疑在中国军队中是否有欧洲人。在一切实际事务中——而战争就是极其实际的——中国人远胜过一切东方民族，因此毫无疑问，英国人定会发现中国人在军事上是自己的高材生。其次，如果英军这次又企图溯长江而上，他们很可能遇到人为的障碍，而这好象是他们在上次战争中所没有遇到的。再者，而这是最重要的理由，再度占领南京，未必会在北京朝廷中引起象上次那样的惶恐不安。长期以来，南京及其周围的大部分地区都落在起义者手里，而且起义者的一个或几个领袖都以南京为自己的大本营。在这种情况下，英军占领南京，对于清帝来说将是求之不得的。将起义者赶出南京，这倒是替清帝效劳，但英军占领这个城市后，要守住它，将是一件相当困难、麻烦和危险的事情，而且近来的经验已经证明，纵使敌军盘踞南京，这对于北京或者清廷的政权也不会马上造成致命的后果。

写于1857年4月初

作为社论载于1857年4月17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990号

原文是英文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186—191页

恩 格 斯

波 斯 和 中 国

1857年5月22日于伦敦

英国人在亚洲刚结束了一场战争，^①现在又开始进行另一场战争了^②。波斯人对英国侵略的抵抗和中国人到现在为止对英国侵略所进行的抵抗，形成了值得我们注意的对照。在波斯，欧洲式的军事制度被移植到亚洲式的野蛮制度上；在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古老国家的腐朽的半文明制度，正用自己的方法与欧洲人进行斗争。波斯被打得一败涂地，而被弄到绝望地步、陷于半瓦解状态的中国，却找到了一种抵抗办法，这种办法如果能彻底实行，就能使第一次英中战争时英军节节胜利的情形不再发生。

波斯的状况与1828—1829年俄土战争时土耳其的状况相同。英国的、法国的、俄国的军官曾轮流试图建立一支波斯军队。各种办法相继采用，但是由于那些本来应在这些办法的实施下成为欧洲式军官和士兵的东方人所具有的嫉妒、阴险、愚昧、贪婪和腐败，每一种办法都行不通。新式的正规军从来没有机会在战场上考验一下自己的组织和战斗能力。

① 指1856——1857年英国对波斯的战争。——原编者注

② 指第二次鸦片战争。——原编者注

它的一切功劳只限于对库尔德人、土尔克明尼亚人和阿富汗人的几次征讨，而在这些征讨中，它只是作为波斯的数量众多的非正规骑兵的核心或预备队。当时实际作战的主要是非正规骑兵，而正规部队通常只利用它那表面威武的战斗队形向敌人摆威风来欺骗敌人。最后，终于爆发了波斯同英国的战争。

英军进攻布什尔，遇到了虽然无效但却勇敢的抵抗。但是在布什尔作战的并不是正规军，而是由新招募的住在海滨地区的波斯人和阿拉伯人编成的非正规部队。正规军当时还正在大约六十英里以外的山区集结。最后，他们向前挺进了。英印军队与他们在中途相遇；虽然波斯人很熟练地运用了自己的炮兵，并按照一切规定列成了方队，但是仅仅一个印度骑兵团的一次攻击，就把整个波斯军队，无论近卫军或者基干部队，完全扫出了战场。要想知道这支印度正规骑兵在他们自己军队中所得的评价如何，只要看看诺兰上尉论述这个问题的一部书就够了。英印军官认为印度的正规骑兵无用已极，远不如英印非正规骑兵。诺兰上尉举不出一个能说明正规骑兵表现良好的战例。可是六百名这样的骑兵竟能打跑一万名波斯军队！波斯正规军如此心寒胆裂，以致从那以后，除炮兵外，他们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对英军作过一次抵抗。在穆罕默德附近，波斯正规军远远地避开危险，让炮兵单独防守炮台，一当炮台被压制，他们就立即撤退；当英军为了进行侦察，派三百名步兵和五十名非正规骑兵登陆时，波斯全军即行退却，把辎重、粮食、火炮都送给了侵略者（要把这些英国人叫做胜利者是不可能的）。

但是并不能根据这点就指责波斯人是怯懦的民族，也不能由此认为不能叫东方民族学欧洲式的战术。1806—1812年

和1828—1829年的俄土战争中提供了许多这样的例子。无论在设防的城市中或山区省份里，对俄军进行主要抵抗的都是非正规部队。正规军只要在战场上一露面，就立刻被俄军击溃，并且常常一听到枪炮声就逃跑；而一个由阿尔纳乌特人编成的非正规连，竟在瓦尔那附近的狭谷中成功地抵抗俄军围攻达几星期之久。不过，在最近一次战争中，土耳其的正规军却在从沃耳特尼察和切塔特到卡尔斯和印古耳河的各次会战中都击败了俄军。

问题是：把新的军队按欧洲方式来加以划分、装备和教练，还远不能算是完成了把欧洲的军事制度引用于落后民族的工作。这只是第一步。采用某种欧洲军队的操典，也是不够的；欧洲式的操典不能保证培养出欧洲式的纪律，就如同欧洲式的教练规则本身不能产生欧洲式的战术和战略一样。主要的问题，同时也是主要的困难就在于：需要造就一大批按照欧洲的现代方式培养出来的、在军事上完全摆脱了旧的民族偏见和习惯的、并能使新部队振作精神的军官和士官。这一切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且一定还会遇到东方人的愚昧、急躁、偏见以及东方宫廷所固有的宠辱无常等方面的最顽强的抵抗。只要士兵在检阅时步法整齐，会操各种转法，能够在展开和排成纵队时不致乱成一团，那末土耳其苏丹或波斯沙赫就会很容易认为自己的军队已经能应付一切事变。至于军事学校，由于它们收效很慢。所以在东方政府不稳定的情形下，很难期望收到任何效果。甚至在土耳其，受过训练的军官也很少，土耳其军队如果不是有很多背教者和欧洲军官，那末它在最近一次战争中就不能有任何作为。

到处都成为例外的唯一兵种是炮兵。东方民族在这方面简直太无能为力了，他们不能不把领导炮兵的事务完全交给

欧洲教官。结果，无论在土耳其或者波斯，炮兵都比步兵和骑兵强得多。

英印军队是按照欧洲方式组织起来的所有东方军队中最老的一支，也是唯一不隶属于东方政府而隶属于纯粹欧洲式政府、并且差不多完全由欧洲军官指挥的军队。很自然，在上述那种情况下，这样一支军队有英国部队和强大舰队作为强有力的后盾，是不难把波斯的正规军击溃的。挫折愈严重，给予波斯人的益处也愈大。正如土耳其人已经看到的那样，波斯人现在会看到：欧洲式的服装和检阅式的操练本身还不是一种护符；而经过二十年以后，波斯人可能也会令人肃然起致，就象土耳其人在最近的各次胜利中所表现的那样。

据说，攻克布什尔和穆罕默德的军队将立即调往中国。在中国，他们将遇到不同的敌人。与他们作战的将不是依照欧洲方式变换队形的部队，而是亚洲人数众多的非正规队伍。毫无疑问，他们将不难对付这种队伍；可是，如果中国人发起民族战争来对抗他们，如果野蛮人毫无顾虑地运用他们善于运用的唯一武器，英国人又怎么办呢？

现在，中国人的情绪与1840—1842年战争时的情绪已显然不同。当时人民静观事变，让皇帝的军队去与侵略者作战，而在遭受失败以后，抱着东方宿命论的态度服从了敌人的暴力。现在至少在南方各省（直到现在军事行动只限于这些省份之内），民众积极地而且是狂热地参加反对外国人的斗争。中国人极其镇静地按照预谋给香港欧洲人居住区的大量面包里放了毒药（有些面包已送交李比希化验。他发现大量的砒霜毒液浸透了面包，这证明在和面时就已掺入砒霜。但是药量过大，竟使面包成了呕吐剂，因而失去了毒药的效力）。中国人暗带武器搭乘商船，而在中途杀死船员和欧洲乘客，

夺取船只。中国人绑架和杀死他们所能遇到的每一个外国人。连乘轮船到外国去的苦力都好象事先约定好了，在每个放洋的轮船上起来骚动殴斗，夺取轮船，他们宁愿与船同沉海底或者在船上烧死，也不愿投降。甚至旅居国外的华侨——他们向来是最听命和最驯顺的国民——现在也密谋起事，突然在夜间起义，如在沙撈越就发生过这种情形；又如在新加坡，当局只有使用武力和严加戒备，才能压制他们。英国政府的海盗政策已引起了一切中国人反对一切外国人的普遍起义，并使这一起义带有绝灭战的性质。

军队对于采取这种作战方法的人民有什么办法呢？军队应当在什么地方侵入敌国，侵入到什么地方为止和怎样在那里坚守下去呢？这些向毫无防御的城市开火、杀人又强奸妇女的文明贩子们，自然会把中国人的这种抵抗方法叫做怯懦的、野蛮的、残酷的方法；可是既然只有这种方法能生效，那末中国人管得着这些吗？既然英国人把中国人当做野蛮人看待，那末英国人就不能反对中国人利用他们的野蛮所具有的全部长处。如果中国人的绑架、偷袭和夜间杀人就是我们所说的的卑怯行为，那末这些文明贩子们就不应当忘记：他们自己也承认过，中国人采取他们一般的作战方法，是不能抵御欧洲式的破坏手段的。

简单地讲，我们不要象骑士般的英国报纸那样去斥责中国人可怕的残暴行为，最好承认这是保卫社稷和家园的战争，这是保存中华民族的人民战争，虽然你可以说，这个战争带有这个民族的一切傲慢的偏见、蠢笨的行动、饱学的愚昧和迂腐的蛮气，可是它终究是人民战争。而对于起义民族在人民战争中所采取的手段，不应当根据公认的正规作战方法或者任何别的抽象标准来衡量，而应当根据这个起义民族

所已达到的文明程度来衡量。

这一次，英国人陷入了窘境。直到现在，中国的民族狂热情绪似乎还只限于未参加大起义^①的南方几省。战争是否将以这几个省为限呢？这样，它就不会得到任何结果，因为中国的一切要害地方都不会受到危险。同时，如果这种狂热情绪遍及内地各省的人民，那末这个战争对于英国人就将非常危险。英国人能把广州城完全毁灭，能攻占沿海的一切据点，可是他们所能调集的全部兵力都不足以夺取和扼守广东和广西两省。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有什么办法呢？广州以北到上海、南京一带的地区都掌握在中国起义者手里，触犯他们将极大的错误；然而南京以北唯一能在袭击后收到决定性效果的地点是北京。可是从什么地方调集军队，来在海岸上建立既有防御工事又有守备队的作战基地，来克服途中的每个障碍，来用部队保证和海岸一带的交通以及用比较雄厚的兵力逼近这个与伦敦一样大并离登陆地点一百英里远的城市呢？另一方面，对京城的军事示威行动，如果有成效，就会从根本上动摇中华帝国本身的存在，就会加速清朝的崩溃，就会给俄国而不是给英国打开前进的道路。

新的英中战争的形势极为复杂，使人简直不能预料它将有什么样的转变。在几个月内兵力不足以及在更长时间内缺乏决心，使得英军除了或许向某一个不重要的地点（在目前情况下，广州也可以算是这样的地点）作一些进攻而外，将完全无所行动。

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古老中国的末日正在迅速到来。国内战争已使帝国的南方与北方分立，而太平天国的

^① 指太平军起义。——原编者注

天王在南京似乎不会受到清廷军队的危害（如果不受自己人阴谋危害的话），正如同清帝在北京不会受到起义者的危害一样。直到现在，广州似乎是独自进行着一种反对英国人以及根本反对一切外国人的战争；但是正当英法两国的海陆军向香港调集的时候，西伯利亚边防的哥萨克部队却缓慢地、然而继续不断地把自己的驻屯地由达呼尔山移向黑龙江岸，而俄国海军陆战队则在满洲的良好的港湾周围设立堡垒。中国的南方人在反对外国人的斗争中所表现的那种狂热态度本身，显然表明他们已觉悟到古老的中国遇到极大的危险；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作垂死的挣扎，同时我们也会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

写于1857年5月20日左右

载于1857年6月5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032号

原文是英文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228—234页

马克思

鸦片贸易史

一

关于联军全权代表强迫中国订立新条约^①的消息，大概引起了大大扩充贸易的不切实际的幻想，这些幻想与第一次对华战争结束后商人们在1845年所浮现的幻想是一样的。即使彼得堡的电讯所传属实，是否能够完全相信，通商口岸的数目增多了，就一定会扩大对华贸易呢？是否能够指望1857—1858年的战争会比1841—1842年的战争导致更好的结果呢？要知道，有一件事是无可置辩的，1843年的条约，不是扩大了美国和英国对中国的出口，而只是加速和加深了1847年的商业危机。现时的这个条约也是这样，它引起人们幻想取之不尽的市场，鼓励投机事业，可能在世界市场刚刚从不久以前的普遍恐慌中逐渐复元的时候，又加速酝酿一次新的危机。除了这个消极后果以外，第一次鸦片战争还刺激了鸦片贸易的增长而使合法贸易受到损失，只要整个文明世界的压力还不能迫使英国不用强制办法在印度种植鸦片和不用武力在中国推销鸦片，那末这第二次鸦片战争将会产生同样的后果。我们不想详细讲述这种贸易的道德方面，关于这

^① 指1858年6月签订的天津条约。——原编者注

一点，连英国人蒙哥马利·马丁都这样写道：

“可不是吗，同鸦片贸易比较起来，奴隶贸易是仁慈的；我们没有摧残非洲人的肉体，因为我们的直接利益要求保持他们的生命；我们没有败坏他们的品格，没有腐蚀他们的思想，没有扼杀他们的灵魂。可是鸦片贩子在腐蚀、败坏和毁灭了不幸的罪人的精神世界以后，还折磨他们的肉体；贪得无厌的摩洛哥人时时刻刻都要求给自己贡献更多的牺牲品，而充当凶手的英国人和吸毒自杀的中国人彼此竞争着向摩洛哥的祭台上贡献牺牲品。”

中国人不能同时既购买商品又购买毒品；在目前条件下，扩大对华贸易，就是扩大鸦片贸易；而增加鸦片贸易是和发展合法贸易不相容的，——这些论点早在两年以前已经得到相当普遍的承认了。1847年为调查中英贸易关系的状况而委派的一个下院委员会，曾提出报告说：

“可惜我们应当承认：近来同这个国家的贸易处于十分不能令人满意的状态，**扩大我们的交往的结果并没有证实我们的合理的期望**，自然，这种期望是以自由进入这个蔚为壮观的市场为依据的。我们认为，妨碍这种贸易发展的，根本不是由于中国不需要英国商品，也不是其他国家日益增长的竞争；**花钱买鸦片**——这消耗了所有的白银而使中国人一般的贸易遭受巨大的损失；他们不得不用茶叶和丝来支付其他商品。”

1849年7月28日的《中华之友》在概括这些事实时，十分肯定地指出：

“鸦片贸易在不断地增长。英国和美国对于茶

叶和丝的需求增大，只会使鸦片贸易继续增长，工厂主的情况是不妙的。”

一位旅居中国的美国大商人给汉特所出版的1850年1月份的《商人杂志》写了一篇文章，把对华贸易的全部问题归结如下：

“究竟哪一种贸易应该取消——鸦片贸易还是美英商品的出口贸易？”

中国人自己的看法也正是这样。蒙哥马利·马丁叙述道：

“我曾问过上海道台：在他看来，什么才是促进对华贸易的最好办法。他当着女王陛下的领事巴富尔上尉的面立刻回答我说：‘别再向我们运送那么多鸦片，我们就能够购买你们的产品。’”。

最近八年来的全部贸易史给这个论点提供了新的、十分明显的说明；但是在研究鸦片贸易对于合法贸易的有害影响以前，我们要谈一下这种不寻常的贸易产生和发展的概况。这种贸易，无论就那些构成它随之旋转的所谓轴心的悲惨冲突，或者就它对东西方之间一切关系所发生的影响而言，是人类历史上一个独特的现象。

在1767年以前，由印度输出的鸦片数量不超过200箱，每箱约重133磅。中国法律许可输入鸦片供医疗使用，每箱鸦片纳税3美元左右；当时从土耳其贩运鸦片的葡萄牙人几乎是唯一向中国输入鸦片的出口商。

1773年，堪与埃芒蒂埃之流、帕麦尔之流以及其他世界闻名的毒品贩子并驾齐驱的上校沃森和副董事长威勒尔，建议东印度公司开始同中国进行鸦片贸易。于是在澳门西南海湾里下碇的轮船上，建立起囤积鸦片的堆栈。但是这笔投机

买卖没有成功。1781年，孟加拉省政府派了一艘满载鸦片的武装商船驶往中国，而在1794年，东印度公司就派了一艘运载鸦片的大船停在黄埔——广州港的停泊处。看来，黄埔比澳门更适合于做堆栈，因为黄埔被选定做堆栈以后两年，中国政府才认为有必要颁布法令，用鞭笞和枷号示众的刑罚来威吓中国的鸦片走私商。大约在1798年，东印度公司不再是鸦片的直接出口商。可是它却成了鸦片的生产者。在印度，建立了鸦片生产的垄断组织，同时东印度公司自己的轮船被伪善地禁止经营这种毒品的买卖，而该公司发给同中国做买卖的私人船只的执照中却附有条件，规定这些轮船不得载运非东印度公司生产的鸦片，否则要处以罚金。

1800年，输入中国的鸦片已经达到2000箱。如果在十八世纪时期，东印度公司与天朝之间的斗争，同外国商人与中国海关之间的一般争执具有相同的性质，那末从十九世纪初起，这个斗争就具有了完全不同的特征。中国皇帝^①为了制止自己臣民的自杀行为，既禁止外国人输入这种毒品，又禁止中国人吸食这种毒品，而东印度公司却迅速地把在印度种植鸦片以及向中国私卖鸦片变成自己财政系统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半野蛮人维护道德原则，而文明人却以发财的原则来对抗。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于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原则，而最现代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的确是一种悲

① 嘉庆。——原编者注